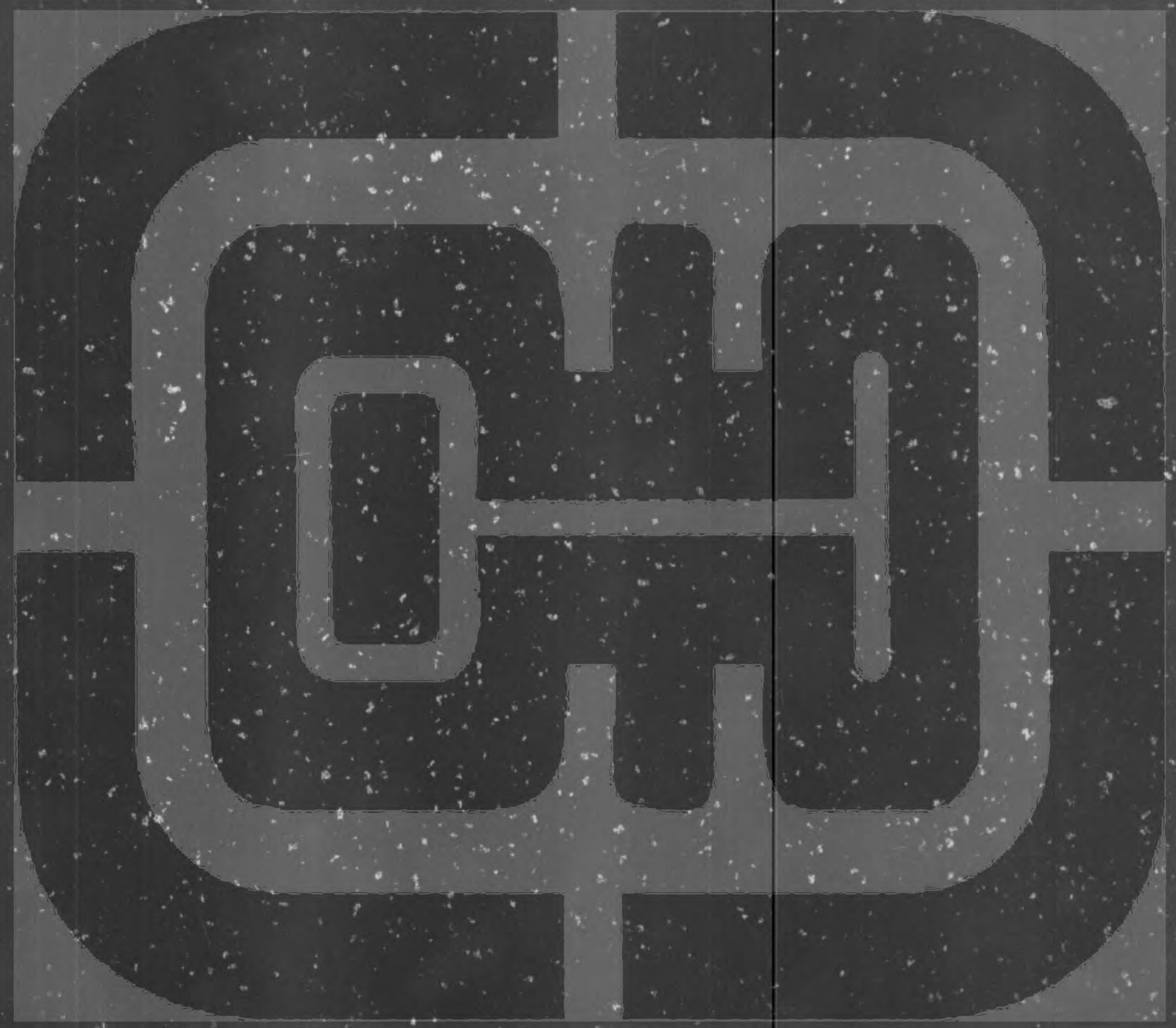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黃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

南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也定勝鎮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撾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貢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

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

宥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後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讐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

可坐爲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二月以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湖南惟潭邵二州而已

衡州刺史劉建鋒自稱權知湖南軍府事據衡永二州攻潭州

魯景仁據連州勢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桂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爲左右先鋒攻衡州刺史劉建鋒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靳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庚戌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

蠻伏兵千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群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

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瑫等修好於士政士政可璠拒之殷又遣指揮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豚民耕牛以犒軍豚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

五十里儻通輕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越桂州自秦城之南二十餘里日望風聲漠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結陳嚴

[illegible]之以練造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養性沈毅事孫儒爲百騰指揮使儒死屯于楊行密嘗曾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環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寘注辭曰實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見聲問實事大王久不顧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寘歸長沙行密潮饋之郊寘至長沙殷表寘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謂入貢天子寘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鄰好大可以爲援急之救小可吾鄰接不若脅之結好大可以爲援急之救小可通商旅之利殷從之寘曰楊王不事天子三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昭宣帝天祐二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同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巢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眞趨吾城是驕而輕

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王肯事賊乎遂斬之許之應弘農王之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甘敗收斬之　楚子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彥恭攻潭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荊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

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冷業將水軍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步騎屯瀏陽以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貫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吳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敗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彥擊破之　雷彥恭引兵

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鄧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

朝貢之路楚王馥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孝昌懼而請和馥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馥士守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節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曰全諷僭佐宴飲全諷聞之也象牙潭不敢進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為西南行營招討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袁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師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單則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庾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驍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

走行營都指揮使宋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死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降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爲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來求和以弟賓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遣將侵荆南軍于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潘金盛特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鄴破溆州蠻酋潘金盛特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攻金盛金盛擁衆走武岡師周後之移兵擊宋黯黯走入飛山峒二月乙卯以師周爲溆州留後馬賓爲永順節度使同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邕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同平章事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攻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退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

屯吉州爲章聲援

均王乾化二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

荆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彦章帥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吕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武之子也楚命柯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illegible]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

[illegible]

趣黄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黄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淑州蠻攸[illegible]攸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彦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江西[illegible]存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子牙内馬步都

指揮使希範入貝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成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使史光憲入貢過[illegible]

[illegible]事見高氏據荊南

[illegible]事見同氏據荊南

六

史孚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

秋八月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兄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船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荊江口將會荊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梓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

擊之吳軍大敗虜琳及彦章以歸　口六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彦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掫録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尚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丞營西山五吾將歸老徜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

知是日大霧殼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
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
郁死告殼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歎
舊橫罹寃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殼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
遺命諸子兄弟相繼竟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
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
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
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

復漢鎮之舊

十一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
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
祖篡唐食鷄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鷄爲膳居喪無
禮宮谷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雁數
百前吏部侍郎潘起諫之曰昔阮籍居喪會蒸豚
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
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
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玘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
入朗州而立之　八月　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

九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希旺希杲希瑫希萼希廣希崇希杲希瑫希萼希廣希崇希杲希瑫希萼希廣希崇

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晨夜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旣言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置官屬監巡內外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歸州蠻萬餘人寇辰溪渫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靜江指揮使劉勍將兵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

漢官儀

軍

以慕容儔拓跋恢李弘皇甫徐仲雅等十

爲擧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圖之廖匡齊戰死

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

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三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北走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爲溪州刺史自以鎭勍爲錦州刺史自

是羣繼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穿之盛戶牖闌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錦與子弟僚屬游宴其間

冬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游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晝自誇大爲長睿

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奇麗以金寶飾之以金叵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

者八千人爲銀槍都官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奇麗以金寶飾之以金叵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

楚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

楚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

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即逃王曰但令田

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即逃王曰但令田

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

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

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

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

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

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

貢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業則富

貢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業則富

著輸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邵使入校匿

著輸財彊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邵使入校匿

名書相告許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

名書相告許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

參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

參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

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

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

榮宮之中藉七戍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

榮宮之中藉七戍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

敖音驁遊雖墻壁食府庫盡矣而浮費
無已高懷吞噬之志荊楚首當其衝
民已足寡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
請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
發而方所笑王大怒它日相請見辭以晝寢恒
請客非晝弘練曰王逞欲而慢諫吾見其千口飄
無日矣王元型奴然遂終身不復見之

建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因之天策
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
歸不許遣醫往視漢因書進毒之

冬十二月

閻處士戴偃多識前代興亡希範因之天策
府都督使丁思璉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封
二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爲獻
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發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
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
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
寅表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
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聲然希範
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宜都指揮使劉彥瑤天策
府學士李弘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

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守自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共始此乎遂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薦弟天策左司馬

希萼性狡險陰遣兄希讓等書劉彥瑫等遺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朝乙已至跋石彥瑫白希廣遣書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未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訶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

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聲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聲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聲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聲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爲人所笑不聽弓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望旗卽降指揮使以彥瑫欲攻朗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指揮使以彥瑫擊之僕射都虞侯獲其戰艦三百艘追希聲靜及之希聲遣使召之曰初皆同心

兵逐臧貞璟之子也希聲信其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聲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與其甥劉言等謀襲取潭州言曰叔父素聞長沙蓄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湘溪璠敗死　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秋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鎭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

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
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
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
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令牟租稅
賜之命梵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
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
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
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
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
馬不滿千而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
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
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
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
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
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
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
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
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希
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
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以明請殺之
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

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彦瑫敗退屯益陽希夔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夔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絶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萼遣徐威等將兵圍岳州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辭還長沙希萼引兵繼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當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朱進忠自

王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
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北津屯千南津以馬
希崇爲監軍文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
驍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
柳橋扼橫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初鑾曹彭師暠
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發王希廣獨怜之以爲彊
軍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免及朱
進忠與鑾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
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鑾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
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兵
之後至水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患希廣曰可瓊等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高退數百
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
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
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
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
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
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
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服
潛入禮寨手劒擊禮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眞等三
亂擊之禮軍大潰禮棄劒走至家而卒於是朗
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

詔曰門戰不瓊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袖見希夔曰不幸為許司
王矣彭師暠投紱於地大呼請死希夔歎曰鐵石
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夔入府視事閉城分
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節都軍判官唐昭
廣又召部曲文揚濬等皆獲之希夔謂希廣曰承父
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
耳希夔曰然之丙午希夔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
使劉實慈示上赦又稱平未希夔自稱天策上將軍武
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
鉞都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繼食
[illegible]

王三年血戰始得之少一國不容二王它日必悔
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縊
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夔以下遣掌
治以何故皇為劍州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
夔召語將吏曰希廣悖亂失眾為左右所制耳吾欲
討平諸將皆不對未進獻言為希廣所答曰大

楚王希聲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
酒荒淫惡以軍政刑書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
刑紊亂府庫既盡益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
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將
佐從希聲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貝
子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
取也唐主乃以吳忠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
兵屯於邵陽使謝彥顒本希聲家奴
以首自
肩
希崇
其
希聲

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
衙之以事
府宴小門使
諸

之希聲兄
朗州
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
又無撫賜士卒皆怨鎬言曰因免死則役作之
希聲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
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
王逵等遣湖南指揮使唐師
謂曰眾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士申曰帥其
眾各執長柯斧白擬逵歸朗州時希聲醉未醒左
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聲等遣湖南指揮使唐師
勇將千餘人追之不及追至朗州逵等乘其疲乏
伏兵縱擊士卒死傷始盡師者脫歸逵等點留兵
馬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

子也尋奉表上唐恩詔度使達等與何敬眞及諸軍
指揮使張敬參決軍府事希夔具以狀言於唐唐
主遣使以厚賞勑諭之達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
書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
貪不能限諸將士達周行逢何敬眞謀以辰州
刺史盧倣參預軍事執勇將數人欲迎以爲副使言
知逵等難制曰今往必死乃單騎赴之既至稟
發光惠漢王唐招討使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
唐人未許冬十月楚王希夔薨
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爲蒙州刺史
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將兵
軍都指揮使劉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
唐人未許冬十月楚王希夔薨
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爲蒙州刺史
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等將兵
部兵立寨于城西北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
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夔宴將吏
徐威等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踞
鼓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譟言索馬
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夔踰垣走威等
執囚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
留後縱兵大掠幽希夔於衙山縣劉言聞希崇立
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
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
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吾希夔

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
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
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矛內
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勛等十餘人首遣前唐
陽縣令李朔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遠等皆
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朔朔惶恐自殺希崇既襲
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
馬殷奄有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黥為民希
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荼毒于衡山實欲師暠
殺之師暠曰欲我為賊是之人爭奉事逾謹可
成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廉偉偃臣圖之子也與其妻

父節度巡官臣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
長而被黥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師暠及
鄉人悉為兵與師暠共立希崇為衡山王以縣為
行府斷江為　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
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
劉虛已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
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
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
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
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
希崇遣使犒軍于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

牋請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
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
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
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
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
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附人忘其亡仁贍
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一起居郎高遠曰我
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
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宅子
指揮可定魏公得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
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唐王許之荅趨下拜
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聲望唐人立己爲潭帥
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
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
聚族相泣欲重賂鎬留之長沙鎮將皆曰國
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
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閱困窮自歸若復三三恐有
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
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
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

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
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
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
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
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
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
暉戰於城中彥暉敗走保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
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
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
爲有全楚富國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里二
下男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
爲所取當朝廿
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
爲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
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
得書與僚佐議降之
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
犇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
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
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
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
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
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

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里者以次拜官唐主加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家城鎮將咸師朗

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薰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犇朗州王逵聞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

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曰厚遇之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固朗州以知金州張瀠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與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遂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

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與張瀠合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瀠始至城下罷之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瀠收散卒數百餘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主召劉言入問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負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

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
達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傚蒲公益朱全琇宇文
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
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
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
溆州酋長符彦通爲援行逢曰蠻夷負而無義前年
徵馬希蕚又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
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彦通爲後
志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爲君子蠻府慱
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
朗晉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慱使劉

[illegible]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達等克沅江靖
承遇禪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達等令
二舉小舟自敵直造益陽四面合圍而入遂克之
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達等克橋口
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
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
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
二王達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
敬眞爲行軍司馬遣敬眞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
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
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

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境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
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
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
言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
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
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
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
沅府治朗州且請貢獻書奏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
辛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正月丙辰以劉言爲武平節度

使制置武安靖江等軍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
安節度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
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眞
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
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
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庭抗禮逵不勝忿記
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
逢文吏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眞與逵不協嘗記
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王琇謀作亂言素忠逵之
彊疑逵使敬眞伺己將討之逵聞之具牋行逢曰

公宜早圖之達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
復何憂會日南漢寇全琇逃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
言遣敬眞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
物耳達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眞爲南面行營
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
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達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
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眞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
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眞使之先發
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
州達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以詣
殊侵不恭捽而曳之敬眞告急於達達召會等數
責之會等曰初不得已庚申斬
符會等數人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
於王達曰何敬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
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達召倣飲酣而殺之 夏
六月王達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
殺指揮使鄧玘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
于別館 秋八月王達遣使上表誣奏言欲以
朗州降唐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
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

遣通事舍人崔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從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還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大飢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慾不恤生民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虐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歸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頗令民間用堇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爲茶遼南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掠無

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因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遜位王即皇帝位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首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五有勝負守光請降以子延祚爲質而還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棄滄州攻幽州劉守光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因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遜位王即皇帝位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首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五有勝負守光請降以子延祚爲質而還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棄滄州攻幽州劉守光出兵與戰王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竄於陳前

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因之別室將以褻辱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除并冦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僞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爲燕王　九月劉守光奉遣其子中軍兵馬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以食董泥軍士食人馬相啗駿尾呂兗選男女壯弱者以爲糗而食之以給軍士

四年春正月己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誘之鎮滄州人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劉守光爲昌義節度使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

乾化元年春二月盡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闔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闔二鎮與

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
之爲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
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
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
以兵戚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
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
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
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
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正疆地險
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公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去
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濠謀自帝未見其可
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四方自服
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爲尚父趙王鎔以
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謀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
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
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
使共奉冊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爲
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
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
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
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
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已

卯僭稱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
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
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
甲二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
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疃彥羣及諸道使者
於獄既而皆釋之
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
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
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
也守光怒使諸質之令軍士圌而噉之鶴呼曰
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塞其口而斬之

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
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
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
月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
問其鼎鉉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
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
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
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
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
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
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王

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
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歸晉　戊申
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
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
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
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
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逆降先是燕主
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爲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
爲僧粹晉守盡發之于是德威全幽州城一守光
來求救二月癸酉義昌軍使李嗣本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

周德威遣其將單廷珪攻固安拔之其將史建瑭
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自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
谷渾契苾騎兵會之存審至幽州刺史趙敬
同原攻瀛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精兵萬人
盧臺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
鐵林廷珪陰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
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
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救燕安遠軍副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濟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士等戍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以爲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

使其弟行周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還元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乃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爲裨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晉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濟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王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攻瀛州　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大良　九月燕王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燕王守光引兵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

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德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

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
恭及其妻妾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
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燕王守光將犇滄
州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
家師造恠婦人里六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
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
之深郎井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踢
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
帥遣人喪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
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後之庚辰晉王發幽
州劉仁恭父子皆檻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嗤
其貌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
甲申至定州舍于城北
成德節度使王處直望北
嶽廟是日至行唐謁王鎔通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
酒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脫劉仁恭及守光
以衣服鞍馬酒饌贈
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贈
之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
宮西鎔送至境上而
別
恭父子凱歌入于晉
陽丙辰獻于太廟自魏守光守光呼曰吾兒光

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奎丁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逆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洪殺之洪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大[illegible]
淮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illegible]
與牙軍謀亂羅紹[illegible]
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悖逆[illegible]大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illegible]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illegible]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知甘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李公[illegible]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全忠欲借其兵以誅[illegible]請陰許之及李公佺[illegible]延範趣全忠全忠乃

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益
兵也深州樂城聲言擊會
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
會甲兵於橐中選長直
許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
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
澤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
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
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子兵入城　羅紹威訃諸
電我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巡之而猶死
兵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

牙將史仁遇作亂聚
誼巡內州縣多應之
兵還攻高唐至歷亭
相應元帥府左司馬
所殺殆半進攻高唐
擒史仁遇鐃殺之先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
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
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
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
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

脩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將王劍以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洺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去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心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細事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帶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蓋積為之一空紹威雖丟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

洛相　白馬為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八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度河丁卯至洺州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軍於長蘆滄人不出踰五日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享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千萬人無一不備劉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公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又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釋孺之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

軍于尾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爲鼠不能通仁恭
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
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
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
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
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
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悉
存勗諫曰今天下之亂
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
我與幽滄耳今幽滄
非我之利也夫爲
而我救其急以德
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
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
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
可以拓境乃許二恭和及遣都指揮使
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
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以計全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
縞素流涕又以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
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
非力不能守也請王陵唐室會雖受其舉授之

十一月朱全忠分兵

恩誠不忘吳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
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
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竭
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
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
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
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
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日以遺之
舍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溫王休兵于貝
州河東兵猶在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
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富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
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
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
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邵閉城拒守懷貞晝
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蛤蜊塹而守之內外
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
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
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振
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

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點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薛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曰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下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拂曉發深兵疲於轉輸命夾寨中出擊輒一晝夜間數十發深兵疲於轉輸命夾寨中出救若德威輒抄之於是深兵閉壁不出

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十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丁卯晉兵疫

洛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

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道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尼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訛

諠譁克寧父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
軍中外以存昌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昌懼
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家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
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昌方哀哭久未出張
承業入謂存昌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
扶存昌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
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
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
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
月間城中肅然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
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
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
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
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
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
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開壁自守遣
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免役斬
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
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裹
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
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
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旦

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
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
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
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
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
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
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
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
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尒朱温晉兵已引去帝以爲
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不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
申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

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蕃籬無上黨是無河東也
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
軍旅必有驕怠之心其不
遠破之必矣成定
業亦勤之行乃還

又遣使詣契丹
財賂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
丁會爲都招討使
己巳晉王軍于黃礬距上黨四十里五月壬午
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
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

擾晉主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壘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二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來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孤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自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喜愛之深今不出軍圍吳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

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曰是戰交寨甚力既退嗣昭相見歡好如初德威懷貳之言遂不聞矣

守大梁統帝聞之亦歸帝聞梁主亡矣至如晉兒耳豎子克用為不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之衆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得也難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

詣諫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
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二日
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
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令長殘虐組賦繁重
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俠兵多
士卒令騎兵來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乃
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
暑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
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太半帥
重簡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

城完復
壬辰汝寧節度使諸葛爽卒詔關待罪晉救之帝賞
生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宅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等三萬出陰地關攻
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
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
行營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
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
關攻晉州刺史邊
威悉力固守晉兵攻
之

城二十餘步城中無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陰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疆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趨上黨尋遣景仁屯天井關以逼晉陽

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深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往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鼈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文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成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士犇冀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

州講和如故深嘉民見魏博兵入牲完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貴完慰諭之未幾延隱等閉門盡殺趙成兵棄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深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王德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計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還屯

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其子昭祚將兵會趙州張文禮守光方徵幽兵會深冀鶴馳告急晉王謂守光曰趙人來急前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其與梁温膠固温之三女皆爲王妃今温篡唐自立王安得不討守光曰何救趙使者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攻吾可以坐收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又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司天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攻吾可以坐收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又錯於路守光竟不爲出兵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司天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王鎔

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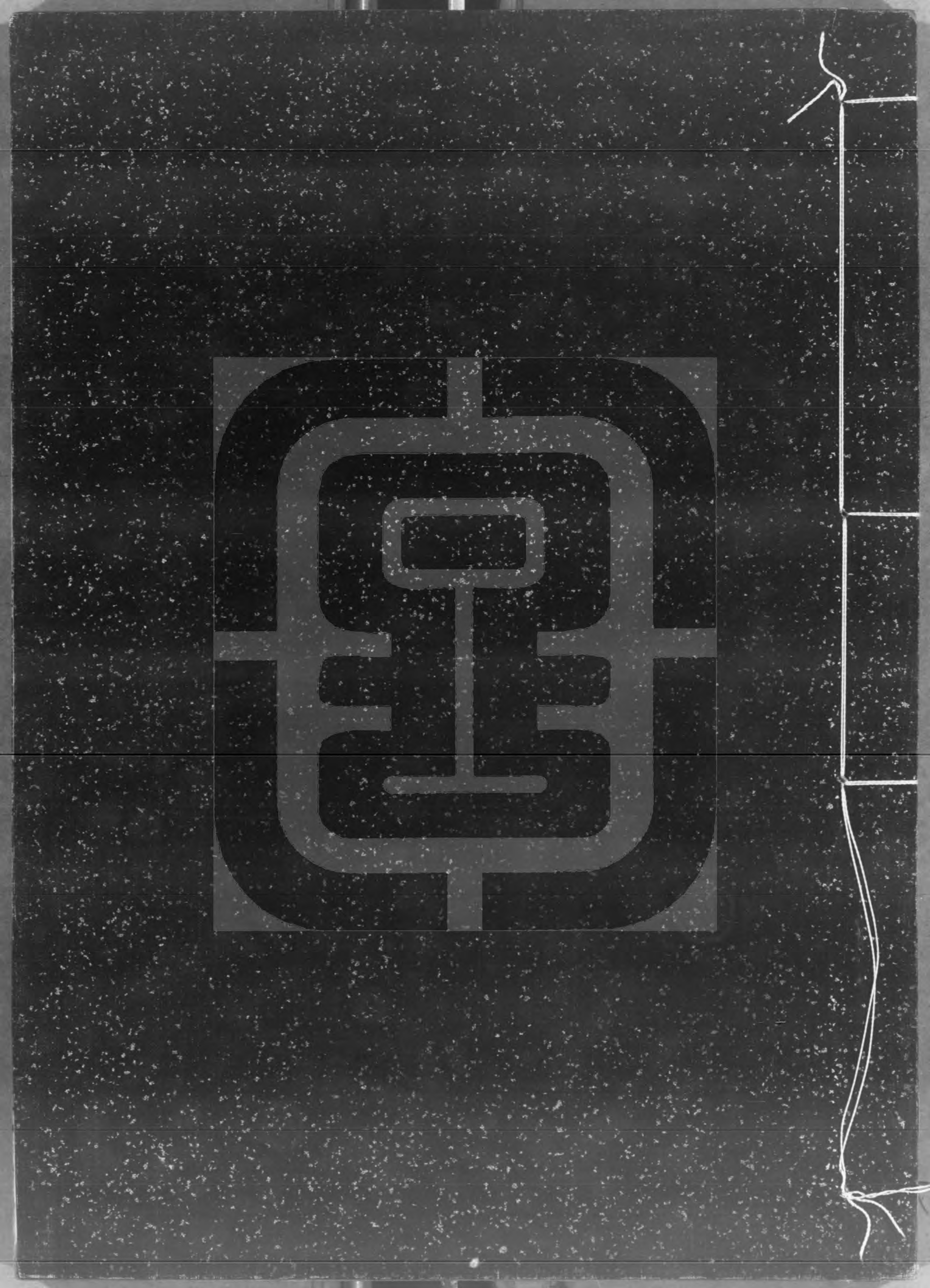
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重于邙洛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李嗣昭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擊破梁莒等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及覆終爲子孫之慮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夫人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

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鐙胄皆被繡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奮呼氣周德威謂李存審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暑酷傭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乃徇于軍曰彼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

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壁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濟我我衆亡聿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變其言不可忽也王躊躇然而興曰子方思之時梁兵門壘不出有陰者語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曰諾勞德威使騎環營馳射而

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出儲

遂軍北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對屋罕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十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鄧之勢不能支晉王謂臣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許州人姓王李氏之子假

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亦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巳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襲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兵三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戴)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先退梁子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